

文·圖／張松彬、黃俊霖

在台灣談到小米，就會想到原住民的小米酒，這說明小米和原住民之間息息相關。本文將從民族植物學的觀點，從近百年來些許的文獻中，探討台灣原住民的小米文化。

小米還是粟？

粟(millet)，是泛指小穀粒的禾本科作物，早期更包含了玉米和高粱。後來因為玉米和高粱成為高經濟作物，且經大量深入的遺傳育種研究而被獨立出來。而在台灣所謂的小米，是指*Setaria italica* (Foxtail millet)。小米和野生的狗尾草*Setaria viridis* (Green foxtail)有相近的親源關係。兩种植物外部型態有些相似(圖1)，且都具有18條染色體($2n=2x=18$) (圖2)。30年代台灣原住民栽種的粟，只有小米、稷*Panicum miliaceum* (Proso millet)和稷子*Eleusine coracana* (Finger millet)三種(瀨川孝吉Segawa Kokichi, 1953)，但現今原住民栽種的粟大多是小米，其他2種只有零星的栽種。然而，原住民仍混稱此3種粟為小米。

小米的選擇和馴化

在原住民的食物種類中，有一大類是甘藷、芋頭、山藥等的根莖作物，此類作物可能是原住民最早耕作的作物。因為根莖作物通常是經由營養器官的無性繁殖方式來生產新的植株，由於新植株和舊植株的遺傳性狀相同，所以不需經過選擇和馴化的過程。到後來引進小米作物後，小米是要經過有性繁殖的方式來產生種子，遺傳性狀重新組合的子代，會有表現不一致的特徵。因此選擇和馴化的行為，可能在引進栽

淺談台灣原住民小米文化



圖3.原住民的小米具有豐富的形態變異

培此作物時發生。小米是自花授粉的作物，不易受到外來基因的滲入，因此可加速選擇和馴化的過程。台灣本島的原住民在播種時，將同一品種播在同一田區，而不同品種的種子則栽種在不同的田區，並以天然標的物區別。且在幼苗期有除草的行為，除了除去雜草外，也去除瘦弱低矮的小米苗。收割後會根據品質分級來選擇和分類貯藏，並會特別挑出新的品系來與他族交流。在所有的品種中大略可分糯性和非糯性兩大類，並會選出製作小米酒的品種。從這些傳統的耕作習性中，可以看出小米在台灣本島原住民部落間，已有長久的選擇和馴化歷史。但在蘭嶼的達悟族卻有著不同的耕作行為，例如播種時，是將不同的品種混雜播種在同一塊田裡。在整個生長過程中，並沒有除草或間苗的過程。收割時，不同的品種一起收割，沒有分級分類和選新品種的習慣。達悟族只有非糯性小米品種，而且不釀小米酒(鳥居龍藏Torii Ryuzo曾指出達悟族是台灣原住民中不釀酒和不喝酒的民族)。因此小米的選擇和馴化在達悟族是緩慢的，可能是因為在四面環海的蘭嶼島上以漁獲和芋頭

為主食，小米只是次要的糧食；而本島的原住民則以農耕為主，並以小米為主食之一，由於生活環境的差異以致於造成兩種不同的耕作文化。

有關小米的儀式和禁忌

小米是台灣原住民重要而神聖的作物，因此從播種、耕作、收穫、貯藏的過程中，就有許多的儀式和禁忌。

南投縣仁愛鄉力行村泰雅族人(Fogg, W.H., 1975的訪談)提到小米的栽種有5個傳統的儀式，分別是耕地的開墾和焚燒耕作地時的儀式，以及在播種、收成和貯藏時的慶典。布農族有多達14個儀式和慶典(小川尚義Ogawa Naoyoshi, 1935)，所有儀式和慶典的日子加起來多達90天，其中豐收祭會持續好幾天，而魯凱族的豐收祭可長達26天(Fogg, W.H., 1976)。

日本學者小川尚義，在其《台灣高砂族傳說集》中提到許多台灣原住民對小米的禁忌。開始準備播種儀式時，不可以除草、砍樹、砍竹子或麻類植物，除了小米以外，不可吃其他食物。在播種期間若吃從低地帶回的稻米或魚，祖先會生氣，種子就不會發芽；也不可以吃甘藷、香蕉、

鹽、糖或辣椒，否則小米會被摧毀。播種剩下的小米種子，不可以拿來吃或送人，整個小米生長的季節，若吃到稻米會讓神靈生氣。另外，也不可以帶米酒到小米田，否則祖先會生氣，小米就不會再繼續生長。在除草祭典時，不可以使用鏟子和從事編織。在播種、除草和收割小米期間，禁止吃水牛或黃牛的肉，否則小米的葉子會枯萎。若陌生人接近

小米田，小米也將會枯萎。在小米抽穗時不能碰農具，收割時不能使用鐮刀等鐵器，也不可以獵熊，否則小米會變黑壞掉。帶著已收穫小米穗的人，若在回家途中跌倒了，所帶的小米不能作為隔年播種的種子。

日本博物學者鹿野忠雄(Kano Tadao, 1946)，對達悟族曾做過非常詳盡的調查。他提到在播種時不可以採收蘭嶼肉豆蔻的果實。在播種到發芽期間，不可以用椰子殼製作籃子、杵、臼和匙子，而且要等到小米植株長出第五片葉子時，才可以修補衣服。整個小米季節不可直接稱呼芋頭和甘藷，不可捕捉海龜和某一種螃蟹，期間也不能製作刀子等的鐵器和慶典用的帽子，因為刀子會使田鼠牙齒變銳利，帽子則象徵田鼠的巢穴，若鼠滿為患，小米的收成就不好。另外，在小米季也禁止吃烏賊。

陳奇祿(1956)提到魯凱族在整個播種期間，不可吃新帶進部落的食物，例如糖或米酒。在小米收割未完成前，不可以小米穗堆前經過。在所有的儀式期間，不可以跟同一群耕作以外的人交談，更不可和懷孕的婦女說話。

Fogg, W.H.(1976)在其博士論文中提到他訪談南投縣仁愛鄉力行村泰雅族耆老說，在小米花穗散播花粉時禁止去小米田。高雄縣桃源鄉梅山村的布農族說，在收割第一把小米穗時，一定要讓還不會說話的嬰孩採摘，因為不會說話的嬰孩，是不會打破任何禁忌的。屏東縣霧台鄉霧台村的魯凱族，在收割時禁止獵狐狸，另一個特殊的禁忌是，生殖器(陰莖)短小的男人，不可以去收割小米(Arnaud, 1974)。

由於社會的變遷，台灣原住民部落的生活型態也急劇地轉變，傳統文化已逐漸被新一代的族人淡忘。小米文化長久以來一直是台灣原住民生活的重要元素，各部落也保存變異度相當豐富的品種(圖3)，見證著一段段悠遠而獨特的作物馴化歷史，但這些品系正逐漸流失中，蒐集及保存這些珍貴的資產刻不容緩，除保留原住民特有的文化內涵，其農藝上遺傳變異的特質，更值得我們研究開發，為作物育種貢獻實質的價值。



圖1.小米和野生的狗尾草之穗型比較圖



圖2.小米的染色體核型